

# 谢利恒先生传

同邑吕思勉撰

君武进谢氏，名观，字利恒，世居县西北之罗墅湾。罗墅湾滨<sup>[1]</sup>孟河，孟河号多名医，君祖葆初先生其一也。父钟英先生，精舆地之学，工古文辞，为世名儒。君少承家学，性又颖悟，年十二，毕五经四子书。于古今山川形势、郡邑沿革，已了如指掌。又熟诵《内》《难》经、《伤寒杂病论》集、本草、经方。年十五，出就外傅，益肆力于史学舆地，精研史汉诸子，为文章，不懈而及于古。时直<sup>[2]</sup>甲午战后，海内争言维新。邑故有龙城书院，课应举之文，及是改为致用精舍，肄经史舆地之学。君与焉，试辄冠其曹。年二十一，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，以丁外艰废。光绪乙巳，始以地理之学教授于广州中学，已而两广优级师范。游学豫备科<sup>[3]</sup>、陆军中学、广东法政、初级师范、陆军小学、随宦学堂闻君名，争相延致。君口讲指画<sup>[4]</sup>，学生咸欣然，自以为有所得，一时广州地理教席，非君无以压<sup>[5]</sup>众望。君以任课太繁，又母夫人不服岭南水

士，居三年，辞归，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地理书籍。时澄衷学堂经费充裕，为海上私校冠，而办理未善，风潮时起。岁戊申，董校事者延君主焉。君至则严管理，勤教课，澄衷学则遂为诸校首屈。国体既革，武进人推屠君寄主县政，以君乡里硕望，延掌本县教育事。君悉心擘画，严考绩，图扩充，居二年而去。其始至也，学校三十，学生四千；其去也，学校百五十有八，学生六万数千人。教育部第全国二千县成绩，武进次二。袁总统召君入都，欲使长省教育厅，君豫烛洪宪之变，不欲仕，辞焉。民国三年，仍入商务印书馆，主纂地理书籍，先后成图书三十余种。君以为一统志暨各省郡县图经，多详于古迹风景若行事，而于地形、地质、气候、风俗、物产，罕能道其详，失地学真意，阙经世之用，锐意欲纂各省新志，未果。而治中国医学者，谋编辞典，以谥<sup>[6]</sup>商务印书馆，商务印书馆以属君。君于医，虽不以是为业，顾自幼熟诵医经、经方，长而浏览弗辍，亲故有疾，或为治疗，遇儒医、世医、若草泽铃医，有一技之长者，必殷勤询访讨论，未尝一日废也。及受委托，即欣然自任，纵览古今医籍，旁及朝鲜、日本之书，汰其芜，去其复，存其精英，历时八年，成书三百五十万言。而君须发白矣，乃谢商务印书馆，寓上海，名其室曰澄斋。以其技救人疾苦，又出其所心得，以诏后生，有志医学者踵至。初，上海医家设中医专门学校于城中，延君长其校。君为定课程，编讲义，时在民国六年，实为我国中医学校之首创，海内继起者，咸取则焉。十四年，神州医学总会设中医大学于闸北，又延

君长其校，将以研究高深学理，为全国医学升阶，凡数年，以时局不靖中辍。海上医学团体多，而意见不一，君谋所以和会之，十八年，乃发起中医协会。适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“废止中医案”，中医协会宣言否认，而召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。三月十七日开会，至者十有五省，医药团体百三十有二，出席代表二百六十有二人，提案百余，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，其后遂以三月十七为国医节焉。会既终，推君为代表，入都请愿，废止中医之案由是得免施行。其秋，卫生署及教育部又颁中医学校名称及管理药商规则，于本国医药业大为不便。十二月，又召集第二次全国医药代表大会，至者十有七省，团体二百二十有三，出席代表四百五十有七人。君见推为主席暨常务委员，始正中医、中药之名曰国医、国药。会既终，再推代表入都。蒋主席善之，命撤消所布规则，中国医药始得无所束缚。二十年，中医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国医公会，历次大会，君仍见推为主席暨监察主席。是岁，中央国医馆成立，又见推为常务理事。二十二年，上海市国医分馆成立，君见推为常务董事。二十四年，中央国医馆改选，君仍任理事。上海市卫生局试验登记中医者七，君五为试验委员。盖自民国六年以来，君于国医公务，靡役不从，亦云瘁矣。是岁，君年五十有六，国医节后，乃谢世务，居澄斋不复出，但日为弟子讨论学术，而君弟子群谋辑君言论行事，以告当世。曰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、曰《中国医话》、曰《中国药话》、曰《澄斋医案》、曰《澄斋验方》、曰《澄斋杂著》、曰《澄斋年谱》，附以《葆初先生医集》、

《钟英先生文集》，凡如千卷，将次第刊行。而讼言曰：君潜心医学四十年，尽力医事，余二十年，问学弟子，无虑数千人。朝鲜、日本、台湾、暹罗、南洋群岛、加拿大<sup>[7]</sup>，凡华人足迹所至，无不耳君说，诒书与君相讨论者，学说传布之广，近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其尝问业于君者，学辄有心得，取君说以治病者，辄有验。盖君于医学理法，研之至精，而于新知，融会贯通，无所隔阂。故能深探疾病之原，而参酌乎风土人情以为变化，是以放之寒温热三带而皆准也，闻者以为信。

吕思勉曰，君真振奇人哉。予识君时，年未弱冠，今逾三十年矣。予颇读古书，喜事考证，自度无以逾于君。于医学则一无所知，顾君不以为无所知，读古医书，或时下问，相与赏奇析疑，其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。如此，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大。君所就之远，固有由矣。世之知君者，以舆地、医药之学及古文辞。顾君之所长，初不止此。予尝与君上下其论议，君于千载以前，湮沈<sup>[8]</sup>晦塞之事，洞见其所由，若烛照而数计，其于当世之事，剖析其得失，而逆测其迁流之所届，著蔡弗能违也。君真振奇人哉，而仅以舆地、医药、古文辞鸣，时为之乎，而岂君之志哉。

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一日

[1] 滨：同“濒”，今保留原貌未改。

[2] 直：同“值”，今保留原貌未改。

- [3] 豫备科：豫同“预”，今保留原貌未改。
- [4] 画：原书为“畫”（画），同“划”，今保留原貌未改。
- [5] 压：原书为“厭”疑误，按文意应为“压（壓）”众望，今予改正。
- [6] 谏：音 shěn，劝告，告诉。
- [7] 加拿大：原书为“坎拿大”，今按现译名改。
- [8] 湮沈：“沈”，音 chén，同“沉”，今保留原貌未改。



## 中国医学源流论序言

武进谢利恒先生，于编辑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后，复著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。取数千年来各家学说，上起炎黄，下迄近世，考其源流，别其枝派，原原本本，若网在纲，启后学之津梁，树医林之楷模。脱稿业经十载，曾于《国医公报》、《医界春秋》刊布，海内医家，叹为绝作。近日及门诸子，为先生编印全集，复以此篇冠其首，而命序于伯未。伯未昔肄业于中医专门学校，先生方任校长，饫闻至论，敢述要语，弁诸简端。先生之言曰，古今中医书籍，几于汗牛充栋，非抄袭旧说，即标榜攻讦，其能发明新理者，不过什之一二。要其大体，后者胜前，但古书言简而该<sup>[1]</sup>，后世言复而杂，学者宜取其治病之效，不必拘于成见，致滋聚讼。凡聚讼之端，不外温凉攻补，推其故，有因乎水土气候不齐者，有因乎治乱安危环境者。我国疆域广大，川原交错，气候备寒温热三带，而人事之迁变尤蕃。故凡华文所布之区，即中医所达之处，若执一隅之见，以概万有不齐之病，安能适当。是以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自然、社会诸科学，攻医者皆必须略涉藩篱，方能会其通而观其变，而得医术之大全。此属于艺者也。医者

固以艺术为职志，然昔人常以为应与修养道德共同砥砺，故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等数篇，古圣首悬为教。吾人业医者，应如何惩忿窒欲以养肝肾之阴，行矩言规以固荣卫之气，宁静淡泊以葆固有之灵明，勤动四肢以和周身之血脉，合修身养性为一途，成己利人<sup>[2]</sup>为一事。昔傅青主之艰贞肥遁，徐洄溪之励志潜修，实能得先圣心传，而年寿亦与之俱永，固非独其技之足高，抑亦其行之当法也。先生之言如此。夫长江之源，发于犁石，东会岷沱，出三峡，下洞庭，浩浩汤汤<sup>[3]</sup>，千里一泻。其利物之溥，亦犹我中华医学，肇自皇古，衍于后世，所疗治者，不知其几亿兆人也。然以其源远流而流广，泥沙土石，不能无所杂，则泛滥横流，遂或不免，是犹今日医说之纷歧，生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，而病者遂受其敝也。得先生之言以示之，庶几沿流溯原，集众说之长，而去其偏蔽，使中医学说益臻昌明，世界人类咸受其福，仁言利溥，其垂远矣。先生丰颐广颡，美须髯，衣大布之衣，真率敦朴，精神朗静。其立言也，不阿世，不立异，不掩同体之善，不忘异派之美，精微广大，兼而有之。是则读其书者皆能知之，固无俟咕咕<sup>[4]</sup>也。

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元旦弟子秦伯未谨序

[1]该：同“咳”，今保留原貌未改。

[2]成己利人：原书误刻为“成已利人”，今改正之。

[3]汤：音 shāng，水流大而急。

[4]咕：音 chè 话多。

# 中国医学源流论

武进谢观利恒著

门人张赞臣校录

## 医学大纲

中国医学可分数期：自西周以前为萌芽之期；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；两汉之世为专门传授之期；魏晋至唐为蒐葺<sup>[1]</sup>残缺之期；两宋至明为新说代兴之期；起自明末，盛于有清，为主张复古之期。此一切学术皆然，而医学亦莫能外也。

[1]葺：音 qì，修补。

## 儒学比例

诸学之中，儒学最显，今试借以为喻。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皆西周以前古籍，孔子因之以成删定之功。六经皆史之说，虽亦不免武断，要其非前无所承决矣，所谓西周以前为萌芽之期也。及孔子出而集其大成，七十子后学之徒，传播尤盛，所谓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也。遭秦焚书，六籍阙然，老师宿儒，犹各抱专门以相授受，其时承学之士，守家法皆极严，虽复不能相通，而亦不为臆论，所谓两汉之世为专家授受之期也。汉末丧乱，传绪载绝，后之学者，不复能亲承口说，而徒求之于简编，于是有南北朝、隋、唐义疏之学，所谓蒐葺阙佚之期也。至于宋儒，乃排弃旧说，以意推求，自谓渊源直接洙泗<sup>[1]</sup>，元明二代，其说大行，所谓新说代兴之期也。明末诸儒，厌其末流之空疏，而复求之于古，至于清代，汉学乃代宋学而兴，所谓主张复古之期也。中国治汉、宋二学者，每互相訾訾<sup>[2]</sup>，其于自汉迄唐诸儒，遂各以意为好恶。平心论之，中国一切学术，规模皆大定于战国以前，自秦以降，不过就古人之成说，引伸推衍之耳，未有能自创一说，卓然与古人并立者也。近之论者，谓中国学术自秦以降即停滞不进，诚不为过。夫既不能自创一学，而徒袭古人之学

以为学矣，则其于古人之成说，焉得不视同拱璧。汉唐诸儒之抱残守阙，自不能谓为无功，然其物已残阙矣，徒能抱之守之，而不能观其会通，势必至于扞格而不可通，齟齬而不相入。宋儒起而以意推求，势也。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，古人之发明学术者，盖靡不即事物而求其所以然。其在宋儒，虽亦曰即物穷理，实则徒托空言，而不免仍为古人之成说所囿。盖宋儒之所谓事物，即古人之学术，而非两间之事物也。其必不能尽当于事物之理之真，且必不能尽得古人立说之意，盖可知也。清儒之起而主张复古，亦势也。势之所必至，即为理之所固然。《易》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相变也，而实相因，亦即所以相成。明于进化之理者，更不必存主奴之见矣，惟医亦然。

[1]洙泗：“洙”音 zhū；洙水，泗水的支流，在山东省内。“泗”，音 sì；泗水，古水名，发源于山东，因四源并发而得名，是淮河的支流。

[2]訾：音 óo。诋毁

## 医学变迁

吾国医学之兴 遐哉尚矣。《曲》、《礼》 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《孔疏》引旧说云：三世者，一曰黄帝针灸，二曰神农本草，三曰素女脉诀，又云天子脉诀，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。其书之传于后世者，若《灵枢经》则黄帝针灸一派也，若《本经》则神农本草一派也，若《难经》则素女脉诀一派也。其笔之于书，盖亦在周秦之际，皆专门学者所为也。针灸之有黄帝，本草之有神农，脉诀之有素女，犹之仲尼所祖述之尧舜，宪章之文武也；其笔之于书之人，则祖述宪章之仲尼也。其传承派别，可以推见者，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，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，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。仲景之师，元化之弟子，皆著见于载籍。《史记·扁鹊列传》，载其所治诸人，多非同时，或疑史公好奇，不衷于实，不知扁鹊二字，乃治此一派医学者之通称，秦越人则其中之一人耳。此其各有师承，犹两汉之经师也。特医学之显，不及儒术，故其传授世次，不可得而考耳。其中绝不知何时，然亦必当汉魏之际，故后此治医学者，若皇甫士安，若陶弘景，皆无复口说可承，而徒求之于简编也。其蒐讨掇拾之功最巨者，于隋则有巢元方，于唐则有孙思邈、王焘，此医家义疏之学也。

南北朝隋唐诸儒，辑汉儒之说。孙、王等盖亦辑汉后医家所传也。北

宋以后新说渐兴，《四库提要》云儒家之门户分于宋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。此以其显著者言也，实则其机亦肇自北宋。见后。至金元而大盛，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，竞排古方，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，异于汉而又自相歧也。至明末而复古之风渐启，清代医家多承之，则犹儒家之有汉学矣。均见后。人不能无为时势所限，而时势之变迁，又率由一二人造之，还相为因，莫知其联<sup>[1]</sup>，欲明于学术之升降者，知人论世，二者固不容缺一矣。

[1]联：先兆，预兆。

## 上古医派

针灸始于黄帝，本草肇自神农，脉诀传之素女，此以言乎其托始之时耳。至按其学术之性质而为之分类，则为医经、经方二家。医经犹今言医学，经方犹今言药学也。神农本草，当属经方家。针灸、脉诀，则同属医经。其书之传最古者，在医经当推《黄帝内经》，《汉志》作十八篇，皇甫谧以《素问》、《针经》各九卷当之。所谓《针经》当与今《灵枢》相出入，《素问》则即今本也。其说如后。

## 《素问》考证

素问之名，昉<sup>[1]</sup>见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集。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，宋本如此，后世刻本改为自序，非。或疑仲景所撰用者，未必即今《素问》。然《北齐书·马嗣昭传》，有传综经方、《甲乙》、《素问》之言；《北史·崔或传》，又有以《甲乙》、《素问》善医术之语；《南史·王僧孺传》，亦云侍郎金元起欲注《素问》，访以贖石。金元起，即世所称全元起，字以形近而讹<sup>[2]</sup>也，则其书自汉以来，医学传习未尝失墜可知矣。至唐王冰注之，乃大明于世。惟《刺法》《本病》二篇，冰本亦阙。宋刘温舒作《素问入式运气论奥》，始以此二篇附刊于后为一卷，称为《黄帝内经·素问遗篇》。嘉祐中，遂以此二篇附刊于王本之后，颇不可信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《素问遗篇》四卷，其卷数亦不符也。《明史·艺文志》载赵简王补刊《素问》一卷，谓世传王冰注本有阙简，王得全本补之。案：简王所刊，即世所传赵府居敬堂本，其所刊者，亦即此二篇也。

《素问》之素，王冰释之为本，不过望文生训耳。案：《云笈七签》引《真仙通鉴》云：天降素女以治人病，黄帝问之而作《素问》。与《孔疏》所引之说相符，当系古义。可见今之《素问》，实为古代素女脉诀一派之学，扁鹊传之，故继之而作《难经》也。

[1] 昉：音 fáng，起始。

[2] 讹：原文为“譌篇”，当为“讹”，今改正之。后同，不再出注。

## 《难经》考证

八十一难之名，亦见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集。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云：黄帝命雷公、岐伯<sup>[1]</sup>论经脉，旁通问难八十一，为《难经》。隋萧吉《五行大义》、唐李善《文选七发注》引此书文，并称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载，《黄帝八十一难》二卷。其以为秦越人作者，实始唐杨玄操，其言云：黄帝有《内经》二帙，帙各九卷，而其义幽赜，殆难穷览。越人乃采摘英华，钞<sup>[2]</sup>撮精要二部，经内凡八十一章，勒成卷轴。既弘畅圣言，故首称黄帝。见《史记》扁鹊列传正义。案：《史记》扁鹊列传称天下至今言脉者由扁鹊，则素女脉诀之学，扁鹊实传之。玄操所言，必非无据，惟史公此传，所包甚广，玄操云云似亦误以扁鹊二字为越人一人之称号也。又案：《文苑英华》载王勃《难经·序》云：《黄帝八十一难》，是医经之秘录也，昔者岐伯以授黄帝，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，伊尹以授汤，汤历六师以授太公，太公授文王，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，越人始定章句，历九师以授华佗，佗历六师以授黄公，黄公以授曾夫子。曾夫子讳元，字真道，自云京兆人也，云云。其说自不可信，然亦可见此书自唐以前确有授受源流。

[1] 岐伯：原文为“歧”伯，因岐伯为人名，今改正之。后同，不再出注。